



# 单身

A Single Man

克里斯多福·艾什伍德著  
〔美〕Christopher Isherwood  
宋瑛堂译  
电影《单身男子》原著小说

中华女子学院



0435734

图书馆

南方出版社

I712.45  
642

# 单身

A Single Man

【美】Christopher Isherwood  
克里斯多福·艾什伍德/著  
宋瑛堂/译



中华女子学院



0435734

南方出版社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30-2012-05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单身/(美)艾什伍德著;宋瑛堂译. —海口:  
南方出版社, 2012.3  
ISBN 978-7-5501-0817-2

I. ①单… II. ①艾… ②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6596号

A SINGLE MAN

Copyright:© Christopher Isherwood, 1964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

by Digital Times Publishing & Design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LTD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: 单身  
作 者: (美) 克里斯多福·艾什伍德  
译 者: 宋瑛堂

出 版 人: 赵云鹤

出版发行: 南方出版社

地 址: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

邮 编: 570208

电 话: (0898) 66160822

传 真: (0898) 6616083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5.75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01-0817-2

定 价: 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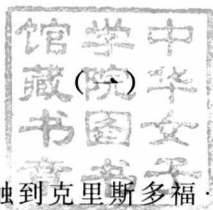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 
电话: (010) 65068303-622

## 克里斯多福·艾什伍德作品

- All the Conspirators* (1928, new edn. 1957 with new foreword)  
*The Memorial* (1932)  
*Mr. Norris Changes Trains* (1935, US edn. titled *The Last of Mr. Norris*)  
*The Dog Beneath the Skin* (1935, with W. H. Auden)  
*The Ascent of F6* (1937, with W. H. Auden)  
*Sally Bowles* (1937, later included in *Goodbye to Berlin*)  
*On the Frontier* (1938, with W. H. Auden)  
*Lions and Shadows* (1938, autobiography)  
*Goodbye to Berlin* (1939)  
*Journey to a War* (1939, with W. H. Auden)  
*Prater Violet* (1945)  
*The Berlin Stories* (1945, collection of *Mr. Norris Changes Trains* and *Goodbye to Berlin*)  
*The Condor and the Cows* (1949, South-American travel diary)  
*What Vedanta Means to Me* (1951, pamphlet)  
*The World in the Evening* (1954)  
*Down There on a Visit* (1962)  
*An Approach to Vedanta* (1963)  
*A Single Man* (1964)  
*Ramakrishna and His Disciples* (1965)  
*Exhumations* (1966, journalism and stories)  
*A Meeting by the River* (1967)  
*Essentials of Vedanta* (1969)  
*Kathleen and Frank* (1971, about his parents)  
*Frankenstein: The True Story* (1973, with Don Bachardy, based on their 1973 film script)  
*Christopher and His Kind* (1976)  
*My Guru and His Disciple* (1980)  
*October* (1980, with Don Bachardy)  
*The Mortmere Stories* (1994, with Edward Upward)  
*Jacob's Hands: A Fable* (1997, originally co-written with Aldous Leonard Huxley)  
*Lost Years: A Memoir 1945-1951* (2000, ed. by Katherine Bucknell)

导 读

## “单身男子”的非单身一生



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克里斯多福·艾什伍德 (Christopher Isherwood, 1904~1986), 多半是因为他最重要的作品《单身》(*A Single Man*)。2009年, 时尚界风云人物、“世界上最性感的男同志”汤姆·福特 (Tom Ford) 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, 被誉为“最美的同志电影”, 获得了奥斯卡、金球奖、威尼斯电影节等多项国际大奖的提名和奖项。扮演男主角乔治的影帝科林·费斯也因该角色荣获威尼斯电影节、英国电影学院奖、奥斯汀影评人协会三个影帝。

小说以冷静的笔风, 描绘英国籍文学教授乔治, 因车祸痛失亲密爱人之后的一天生活。从他晨起、如厕、到学校上课、用餐、

看望病人、健身、与老友共进晚餐、在酒吧偶遇学生、去海滩游泳，到上床睡觉……叙事沉缓却韵味十足。

故事的背景落在 1962 年的美国南加州，距今刚好五十年。而距离 1969 年同志运动分水岭的纽约“石墙事件”，还有一小段时间差，那时社会意识的压迫与歧视，依然无处不在。在那个还不知道“出柜”为何物的年代里，艾什伍德借此书唤醒人们对同志文化的正确认识。

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，折射出作者本人的爱情经历。

1939 年艾什伍德定居美国南加州，以写作及教书为生。1953 年，年过 48 岁的艾什伍德，遇到了年仅 18 岁的画家唐·巴查迪 (Don Bachardy)，两人年龄相差超过 30 岁，又是同性伴侣，相恋时承受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，却发展了出乎众人意料的终身伴侣关系，成就广为人知与称颂的恋情。到艾什伍德在 1986 年因癌症过世为止，共约 33 年，被誉为“好莱坞最伟大的忘年恋情”。他们面对当时对待同志文化依旧保守与封闭的社会，也克服几次因两人在年龄、阶级与背景差异而起的风暴，向世界展露互爱与互信的关系可能，对同志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。

1964 年出版的《单身》描述的正是这段同志经典恋情。它是半个世纪前同志解放运动的启蒙之作，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英美同志作家，令无数迷茫无助的人们重新定义爱情。汤姆·福特正是

在读过《单身》之后，开始理解了“同性之爱”。它也是艾什伍德的代表作和他本人毕生最爱的作品。

## （二）

克里斯多福·艾什伍德，英美著名小说家、剧作家、同志运动先锋。

1904年8月26日，艾什伍德出生于英国柴郡一个旧式的贵族家庭，父亲是陆军军官。幼时随父亲四处迁移，他11岁那年，父亲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十岁时他进入公立预备学校，初识了诗人奥登（Wystan Hugh Auden, 1907~1973），之后他们成为一生的挚友。

他具有反叛传统的性格，在剑桥读书期间的一次考试中，用双行押韵诗和无韵诗回答所有的问题，因此被开除了学籍。但他的文学天赋并未受到压制，他广泛阅读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，受福斯特影响开始写小说。1928年，艾什伍德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都是阴谋家》（*All the Conspirators*），主题与劳伦斯的《儿子与情人》相似，探讨了母子关系。第二年追随奥登游历到柏林（当时是魏玛共和国的首都），1932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《纪念碑》（*The Memorial*），描写希特勒执政之前的柏林，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

精神痛苦和肉体伤害。

20 世纪 30 年代，是艾什伍德第一个写作全盛时期，他完成了《柏林故事》( *The Berlin Stories* )。这部作品集写出柏林 30 年代独特的文化氛围，是那个时代的柏林必读之作。它同时被美国国家图书馆与《时代》杂志评入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。该故事被改编为歌舞剧《我是照相机》( *I am a Camera* )，1972 年再改编为电影《酒店》( *Cabaret* )，由鲍勃·福斯 ( Bob Fosse ) 执导、丽莎·明奈利 ( Liza Minnelli ) 主演，轰动一时。在隔年奥斯卡奖中囊括八项大奖，抢尽了当年最佳影片《教父》的风头。

提起奥登和艾什伍德中的任何一个，人们都会联想到另一个。在整个烽火动荡的 20 世纪 30 年代，两人成功合作了三部剧本：《皮下之狗》( *The Dog beneath the Skin* )、《攀登 F6》( *The Ascent of F6* )、《在边界上》( *On the Frontier* )。

1938 年初，奥登和艾什伍德决定来处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采访。这次出行俨然成为伦敦文艺界盛事，几乎全体出动送别，福斯特也亲自前来践行。他们在中国旅行了四个月，足迹遍布香港、广州、武汉、郑州、徐州、南昌、上海等多个城市，采访过战事前线，也见过宋美龄、周恩来等诸多名人。他们给很多中国人留下的印象相映成趣：奥登不修边幅，典型的诗人的猖狂之态；艾什伍德则衣冠楚楚，完全的文人雅士之风。



回国后，奥登和艾什伍德分别以诗、散文写下中国见闻，合著成《战地行》(*Journey to a War*)，于1939年3月在英国出版，颇为畅销。后又在美国等其他国家出版。其中诗作，曾经由卞之琳译出，散文部分则由冯亦代翻译，改名为《中国之行》，在香港《星报》连载。

在英国加入二战前，艾什伍德与奥登携手迁往美国并定居。

1945年，艾什伍德出版了《紫罗兰姑娘》(*Prater Violet*)，小说以30年代的伦敦为背景，围绕一部伤感的音乐喜剧影片的拍摄，显示艺术与生活的对立，谴责了人们的愚蠢和自私。卞之琳曾于1946年将这本书译为中文。

此后的作品多以美国生活为背景。艾什伍德还出版了《*A Meeting by the River*》和《*The World in the Evening*》等短篇小说，以及回忆录作品。在美国，由于受赫胥黎(Aldous Leonard Huxley, 1894~1962)的影响，他开始对印度哲学和吠檀多(印度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)感兴趣，编辑和翻译了多部关于此类题材的作品。其他出版的作品还有《*Down There on a Visit*》(1962)、《*Kathleen and Frank*》(1971)、《*Christopher and His Kind*》(1976)、《*My Guru and His Disciple*》(1980)等。

除奥登外，艾什伍德还曾与毛姆、伍尔夫(Virgina Woolf, 1882~1941)等人有过深入交往。毛姆很欣赏艾什伍德的才华，曾

对伍尔夫说：“英国小说的未来就掌握在这小伙子的手中”。

上世纪 70 年代起，直到艾什伍德去逝，他始终领导着同志平权运动，他既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信仰，也以各种形式的作品，启发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。

中国读者较为熟知的麦卡勒斯（Carson McCullers, 1917~1967），曾在美国与艾什伍德和奥登等人比邻而居，受此影响写成长篇小说《哑巴》，后改名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。

卡波特（Truman Capote, 1924~1984）的名著《蒂凡尼的早餐》也是从艾什伍德的《萨利·鲍尔斯》处得到了灵感。

编者

# 单身

A Single Man

谨献给戈尔·维达尔

能说出**现在和在**，才算醒过来。清醒的部分继续躺着，往上端详着天花板，往下探望着床上躯壳，直到认出了**我**，由此推论出**我在、现在我在**。接下来出现的字眼是**这里**，因而无论如何令人心慌起来；因为今晨的**这里**，指的是躯壳应该发现自己所在的地点：而此地，是家。

**现在**并不单纯是现在。**现在**还是个冷酷的提醒：比昨日整整晚了一天，比去年晚了一年。每一个**现在**都标明了日期，使得过去的**现在们**全部过时，直到也许——不，不是也许——是肯定会：那一刻来到。

远远的前方某处那等待着发生的事物，遂让人产生令人作呕的畏缩感。恐惧扭曲着迷乱的神经。

同时，身为冷酷纪律长的大脑皮质已在中央控制室就位，板

着脸，逐一检测各部位：伸展双腿、拱曲下背部、握紧手指后放松。现在，透过全身内部通话系统，大脑皮质对全军发布今日第一道命令：**起床。**

听从命令的肉体运用杠杆原理下床，拇指关节的风湿隐隐作怪，左膝也抽痛着，痛得眉头紧缩，幽门痉挛导致轻微反胃。下床后赤着身蹒跚步入浴室，膀胱获得纾解，登上体重计：仍是一百五十磅多一些，在健身房吃了那么多苦却没用！然后照镜子。

映入眼帘的与其说是张脸，不如说是困窘的写照。上面布满它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一切，五十八年来它给自己找的种种麻烦，呆滞的眼神、经年粗糙的鼻子；下垂嘴角让唇形呈苦笑状，仿佛讥讽着自制毒素所产生的悲苦；被肌肉锚定的脸颊向下塌；包覆在细细皱褶中的喉咙瘫软无力。烦恼的神情如同疲乏至极点的泳者或跑者，无奈于终点遥遥无期。众目睽睽下的它将继续奋战至倒下的一刻。然而它的行迹并不英勇，只是没有另一条出路的下场。

望着镜子反复端详，看见自己的面孔上还有许多脸——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年华稍逝的脸，悉数如化石层层交叠，一起留存，死气沉沉也一如化石。它们对这只生命力黯然的生物说：看看我们——我们已经死了——世间还有什么可怕的？

它回答它们：只不过，死却渐渐、轻易地发生。我怕被人

催促。

它再三观看，嘴唇张开，开始以口呼吸，直到大脑皮质不耐烦，命令它盥洗、剃须、梳头。裸体必须靠衣物遮掩，因为它即将外出，即将踏进有着其他人的世界，必须打扮成那些人能辨认的外观。举止也必须能为他们所容。

它乖乖盥洗、剃须、梳头，因为它承担着对其他人负的责任。它甚至庆幸着自己在他们之间仍有容身之地。知道人们对它的期望。

它知道自己的名字。它的名字是乔治。

着装完毕，它变成他，差不多已经转化完变成乔治，但仍旧还不是他们需求的那个乔治，还不是他们认可的那个他。倘若清早这时有人来电，听见他的声音肯定一头雾水，假如他们听出电话线另一端这家伙只有四分之三，恐怕还会心生畏惧。当然，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的——它的嗓音能把他们的乔治模仿得天衣无缝，连夏洛特也会上当。有过两三次她曾感觉不对劲，还问过：“乔——你还好吧？”

他走过被他叫做书房的前厅，走下楼。楼梯有个弯角，这座楼梯狭窄而陡险，张手时手肘同时能碰到左右扶手，即使和乔治的身高一样只有五点八英尺，也只能低着头走。这栋房子的格局狭小，但房子的小巧时常带给他安全感，因为几乎没有寂寞的空间。

话虽这么说……

一旦想起俩人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曾同在这小小空间里，站在炉前做菜时手肘擦碰，在窄梯上侧身让过，在小浴室同一面镜子前挤着刮胡子，时常小跑步、推挤、无意或故意碰撞到对方的肢体，无论态度是煽情、挑衅、别扭、不耐、怒火高涨或浓情蜜意。可想而知，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深刻无形的痕迹！通往厨房的门设计得太窄，让端着满盘菜的俩人匆忙之间往往在门口撞上。如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几乎是每天早晨，乔治下着楼梯，往往倏而发现自己像是走到崎岖如猛然断裂的断崖——仿佛意识到步道被山崩掩埋。就在这里，他紧急煞住，一股恶心之意升上来，一如当时刚刚得知吉姆噩耗的感受。吉姆死了。死了。

他木然无语站着，至多发出动物般的一声闷哼，等着痉挛散去。然后他走进厨房。今早的痉挛太痛苦，无法以心疗法医治。痉挛过后，他只觉得如释重负，感觉像度过一阵激烈的绞痛狂潮。



今天来了更多蚂蚁，以蜿蜒的行列纵横地板，爬上洗濯台，威胁到他存放果酱与蜂蜜的橱柜。他拿杀虫喷雾枪来顽强抵抗，脑海忽然闪过他灭蚁的一幕：一个恶毒的老顽固，想逼这些励志型的益虫就范。生命体在万物之前摧毁生命体，而这些观众——锅子、平底锅、刀叉、瓶瓶罐罐——在演化王国里无足轻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宇宙之中有个敌人——一个大暴君——诱使人类和大自然的朋友成为死对头，好让人类看不见大暴君的存在，好让人与万物同遭暴政荼毒？然而，乔治想到这里时，蚂蚁早已死光光，被他拿湿抹布擦干净，全冲进洗濯台的出水口。

他为自己准备一盘水煮荷包蛋，附带培根、吐司和咖啡，在厨房桌旁坐下来用餐。饮食的同时，萦绕脑际的尽是幼年的一首儿歌。当时他在英国，由保姆教他唱：

水煮荷包蛋加吐司真好吃——

（她的容貌仍清晰可见，灰发，鼠亮的明眸，身材矮胖，端着幼儿用的早餐托盘，楼梯爬得气喘吁吁。她以前常嘟哝楼梯太陡，把楼梯叫做“木山”——被他纳入童年奇幻语录之中。）

水煮荷包蛋加吐司真好吃，